

與從事鄉土語言教學的老師們 分享幾個觀點

陳義助 / 南投縣中興國中退休教師

壹、什麼是母語 (mother's tongue) ?

較正式的說法是：「母語是一個人第一次習得，而能操控自如的語言」。人類得天獨厚，擁有一副發達的聲帶，加上敏銳辨音功能的聽覺器官，以及精密的神經與肌肉來控制聲帶、口腔、鼻腔等所謂發聲器官。所以自然而然地，語言成為人類意思溝通和文明進步的利器。

奇妙的是，人類的聽覺與發聲器官卻會隨年齡增加而遞衰。這種幼年期功能特強的特性就是老師們要把握的重點之一。

我們發現，幼年期語言學得好、學得快。加上，幼年期的記憶刻痕深，轉入長期記憶的機制強，所以很快地能學會一種，或同時學習數種語言。

母語都在幼年期習得，十分強勢，甚至會影響以後陸續學習的新語言。這就是所謂的「母語干擾現象」。

一般人把母語看成媽媽的話或家庭裡通行的話。大致上合乎事實。但對於一個幼年時即被置放在一個陌生的國度或地方的人而言，那就不一定正確的了。

貳、母語對學習新語言有什麼影響？

一般人學習第二種語言時，都在母語學成之後。所以常有二種現象：

最常見的是「替代」現象。新的語言中，有些要運用新的音位 (phoneme)，這些音會被學習者聽成和自己母語的某些音一樣。最普遍的例子是英語中的「thank」，常被說成「senk」，很明顯的，齒間音 (inter-dental) 為英語特有，漢語只有舌尖牙齦音 (apicodental) 的「ㄗ」，殊不知英語中這個音還是存在的。所以兩音並存，但我們常見有人用「ㄗ」[s] 兼代兩個音，引發辨音不清的困境。另外英語中的 *a* 短音，口形特大，漢語中也沒有這種音，就會聽成「ㄚ」或「ㄝ」，然後用它們來替代這個音。

又如閩南語的雙唇爆裂音有三個，送氣的[pʰ]（注音符號的ㄆ；不送氣的[p]（注音符號的ㄆ）以及濁聲的[b]，可是北京音系只有前兩個。如果一個母語是北京音系的成年人（聽、說器官已較僵化）來學閩南話，他可能把[b]都當作[p]來看待。因此，「阿美」變「阿比」，「有麵」變為「有病」了。

台灣許多原住民的語言欠缺送氣子音，所以把要學的語言中的送氣音都用不送氣音來替代。「兔子」就變成「肚子」了。



另一種現象是「扭曲」，大部分來自於矯枉過正。例如閩南話沒有翹舌音，遇到含有「ㄗㄣˊ」的音，用捲舌表示出來的就是矯枉過正現象。（用「ㄗㄣˊ」的是替代現象）。

參、什麼是「標準語」？

許多人曾有被譏笑「國語說不標準」的經驗，事實上，語言有垂直的「時間性」歧異，也有水平的「地域性」歧異，沒有所謂絕對的標準語言。以北京音系（俗稱的「國語」）為例，一些人被稱讚「國語」講得「很標準」而沾沾自喜，結果到中國北京旅遊，一開口便被聽出來不是當地人。為什麼？其實，就算是一樣住在北京，城裡城外就可能不一樣。再說，一樣是城中心的人，把現在講的話錄下來，擺個一、二百年再放出來聽，也許就變為不一樣了。

原則上，只有同時代的當地人講當地話，當地人聽起來才會「標準」。這些較小的差異一般叫做「次方言」或「腔調」。員林人聽鹿港人講話就有外地人的腔調；台南人聽宜蘭人的話也覺得有腔調。分歧越大，就成為分立的「方音系統」，如「客家話」、「閩南話」、「四川話」、「廣東話」等。分歧更大，就成為獨立語族了，如「南島語」、「漢語」、「英語」、「日本語」等。

當一位語文教師，要求學生要向「目標語言」（target language）接近，儘量「相似」，而非百分之百的一致。硬要和當地土

生土長的人分不出來，那是不可能也沒有必要的。我們曾在歐洲旅遊時看到華裔小孩子，用不大標準的北京話和英語跟我們交談，溝通毫無問題。也用當地話和同儕們玩得十分愉快，不知道他說得標準不標準？語言教學的目的在於「溝通」，已成為現代語文教育的共識。

肆、學習多種語言有害還是有益？

多語學習有何益處？每個人都知道會增加溝通的門徑。學英、日語可以方便經貿和吸收常識文化，學北京話可以在中國、新加坡、本島通行無阻。那麼，學那些南島語、客家語或閩南語又有什麼用呢？

起碼有三種功能：一是每種語言都蘊藏著豐富的文化資產；二是充實一個人的語音基因；三是對只使用當地人本土語言者的尊重。

某一族群對某一種特殊文化越深入，他們的相關語言、工具、行為越發達。例如閩南語對皮膚異樣的感覺就有[gĩau]和[chiũŋ]兩種說法。而北京語只有「癢」一種。又如對食物微韌而有彈性，閩南語有[khiuŋ]可以描述，而北京語則缺如。再如英語的「幽默」（humor）也是漢語文化和語言所欠缺的。

組成語音要靠許多音位（phoneme）來構成，這些音位學得多，辨音和發音能

力就會提升。如閩南語的濁聲[b]、[g]和入聲等，都有助於學習英語；鼻化音有助於學習西班牙語或法語；客家語的[f]和[v]有助於學習英語和北京語。全世界的語言數千種，可是總共使用的音位不會超過一百個，所以充實語言音位，越豐富越好，對於學習新語言越有幫助。

另外一種功能是「尊重」，除了對使用單一語言的阿公、阿嬤尊重外，就是對該族群的尊重。選舉活動，商業行銷都能善用這種功能。

有人會懷疑，多語教學會不會使學生負擔太重，造成傷害？一般說來，傷害極少。語言學習是人類天賦的能力，老師們可以發現幼童的學習能力特強，往往二、三種語言一起學，學得有條不紊，各自系統內操作自如，以往的原住民，同時會說南島語、北京語、日本語和閩南語的多得很。語言學習和智能相關性也不大，中度智能以上的表達能力應該沒有問題。頂多在較高層次的修辭和組織能力有些影響而已。

伍、語言學習要不要學習「標音系統」？如果要，哪一種最好？

這個問題也是語言教師常感困擾的問題。如果語言環境條件夠，全天候可透過家人、玩伴、同學來學習，口耳相傳已足夠。想利用錄音器材錄下範本語料或購置

現成的錄音帶、錄影帶、磁碟片或光碟片教材，可以當作語音傳播媒介。標音系統是在上述錄音器材尚未發明之前的一種記音方式，而且功能也不盡相同。前者是時間性記錄，要找一個音就要從片頭或段頭去找。後者為空間性記錄，可以同時攤開來比較、分析。但它必須經過一套認知的轉換，把符號轉成實際上的聲音。

如果要學得好、學得快，而學習環境不是很充分的話，最好能利用標音系統，來學習語言，可以幫助學習者學得方便、快速。

目前有許多種標音系統，如「國語注音符號及其閩音符號」、「聲韻字反切法」、「羅馬字拼音」、「萬國音標」、「台灣語音學會音標」（即透過教育部發布的TLPA）、「台音式拼音字」……等，各有各的功能與限制。

國民中、小學老師較喜歡「國語注音符號」。因為師生雙方都有基礎，頂多再背記幾個特殊符號，如多個「ㄍ」來標[g]，多個「ㄅ」來標[b]等，可是它不利國際化，跨出台灣島，沒有人會這套注音符號，反而增加學習者的負擔。

「反切法」是一種古老的漢語標音系統。利用一個字的「聲」（子音），和另一個字的「韻」（母音，含調值）把目標字的音拼出來。理論上，還可以拼出各地的方言，如果語言衍化不複雜的話。問題也在這裡，由於採音是依據「當時的」音，經過衍化後，可能已有出入。



「萬國音標」又譯為「國際音標」，世界通稱「I.P.A.」(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s)。它的特徵是用斜線「//」或方形括號。「[]」包起來，十分精準、嚴格。每個音都有個相對的符號。又有一些外加符號來表示送氣、釋放、鼻化……等。世界語言學者共同採用，通行無礙，不會產生歧異。問題在於「難學」，「符號太多」，一般打字機、電腦難以處理。島內許多文獻都採取變通式的記法，先用「說明」加以規範，如用[inn]表示[ĩ]，用[th]表示[θ]，用[ng]表示[ŋ]等。這當然也有不便的地方，如果所要標記的目標語言剛好同時存在[n]+[g]和[ŋ]的音，就有麻煩了。

提到「羅馬字拼音」就會聯想到西方傳教士達馬字(Talmage)、甘為霖(Campbell)和馬階(Mackay)，他們都是長老教會的外國傳教士，利用西方字母的發音習慣來標記台灣的各種語言。由於歷史悠久，約定成俗，雖然少部分和英語發音不大一樣，外國人只要稍微點破，用來標記島內的閩、客和南島語都不成問題。以前曾因政治因素遭遇一些挫折，近來又有大量被採用的趨勢。最大的特色是用[小n]表示鼻化音，用[h]表示送氣音。利用附點來分辨烏[o°]蚵[o]。

「台灣語言音標」是一些推廣本土語言的專家、學者、有鑑於羅馬字的附加符號不方便打字。將之稍加改變而成。譬如用[雙n]表示鼻化音，也用[h]表示送氣

音，(只是「ㄋ，ㄣ」則簡化為[c]和[ch]而不用[ch]和[chh])，用[oo]代替原來的[o°]，調號也改用數字表示。其他改變的不多，原則上依循著羅馬字拼音的方向。

到底要不要學「標音系統」呢？如果要學，學幾種才好呢？筆者認為：當語文教師，學會一、兩種是有必要的。國語注音符號學生可以用，但羅馬字拼音也可以稍加介紹。因為跟英語的發音習慣非常接近。如果羅馬字拼音會了，那麼台灣語言音標也就沒有問題了。

只要不預設立場去懼怕它們，要學會一、兩種標音系統一點都不難。學會了，對學習各種語言都很有助益。

陸、構成語言的要素

構成語言有四個要素，即「語音(含聲調)」「語彙」「語法」和「語用」。「語用」是屬於較高層次的運用能力，包括組織、修辭、運用、氣勢、塑造、意象捕捉、情意創作等，在此先不作討論。前三者是基本要素，也是作為對一種語言分析、比較的基本參照標準。

一、語音

「語音」的基本單位叫「音位」(phoneme)，它是說話者所能分辨的最小語音單位，有趣的是每個語族的音位並不一致，某語族視為二個音位的在另一個語族卻可能視為一個音位。在日本話裡，放在詞首的是送氣音、放在第二字以後自動

念爲不送氣。如「トスト」(tomato)第一和第三字都是「ト」，但第一個念[tʰ]，第三個卻念[t]，如果你向日本人說兩個不同音，他們都不相信，他們自認爲只念一個音。但漢語的「送氣」和「不送氣」是用做辨音的基本要素，「ㄊ」([tʰ])和「ㄊ」([t])是分得清清楚楚的。

語言教師就是要設法去分辨每個語音，找出相同和相異的地方，用來指導或矯正學生的發音。

世界上的語言不下數千種，全部的語音總共不超過一百個，因爲大部分是重複雷同的，只要注意那些在我們原有的語言裡所沒有的「新音」就好了。

一般語音的學習分爲三部分，即「子音」「母音」和「聲調」。

1. 子音

「子音」又叫「輔音」，中國古人稱爲「聲」，它是根據「發音部位」和「發音方法」來製造出各個不同的音位。像漢音的「ㄅ」[p]，發音部位在「雙唇」，發音的方法則是「塞爆、不送氣、聲帶要振動」。子音都會利用發音器官，像唇、齒、舌、鼻、硬顎、軟顎、小舌、聲帶等，巧妙的「成阻」來製造語音。

2. 母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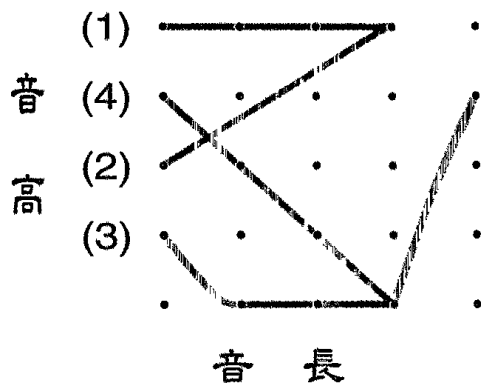
「母音」又叫「元音」，中國古人稱爲「韻」。它利用唇形的「圓」、「展」和下顎的「開」、「合」來製造語音。聲帶是全然振動的，所以聲音清晰宏亮。由於唇形與

下顎的相互變化，使它發出的「母音」在口腔裡的位置（舌位）也會有變化。例如，我們將雙唇盡量平展，下顎盡量往上提就會製造一個[i]的母音，因爲它在口腔裡發聲的位置在前面，舌位很高，所以又可定名爲「前高母音」。有的老師會繪製一個井田的圖表來說明。一般而言，母音的口形很容易從正面看出來，要指導與矯正並不困難。

3. 聲調

「聲調」是「漢語的特色」之一。對於以「無調語言」爲母語的學習者而言，要花許多心血來克服。就以同是有調語言的北京音系和閩南音系而言，相互間的學習也要費相當的心力。北京音系只有四個調，閩南音系有七或八調，客家音系六或七調，廣東音系有九調。問題在於有些調值不同，不能移植。

早年劉半農、趙元任和白鎮瀛諸先生創設「五度標調法」是一種很實用、精確的標記法。他將漢語之音調假設爲音高五度（以縱軸表示），持續時間值也分五度（以橫軸表示）。以北京音系爲例示如下圖：(1)陰平，(2)陽平，(3)上聲，(4)去聲。





上圖所示，各研究者之擬測容或有些微差異，但已是十分科學化了。表列音高與音長只是相對而言，且每人發音習慣也不相同，不可能是音樂家的絕對數值。

上圖後來又被簡化用數字表示，如陰平用「5555」或「55」，陽平用「3-5」或「35」，上聲用「21114」或「214」，去聲用「4321」或「41」表示。又有人模仿圖表用符號表示，如陰平用「┐」，陽平「┐」，上聲「∨」，去聲「┘」，以直線代表圖中的縱軸五度音高，後來又把縱軸省略，記作「ˊ」「ˋ」「ˋˊ」（陰平不標，就是我們注音時的調號。

在實際運用上，坊間的調號標記還是相當紛歧。有人仿古人在字的四角圈點來表示平、上、去、入。有的將聲調編號，用數字標上去，稱為第幾聲；有的外加一些符號，如羅馬字拼音；有的利用拼音的字母表示，如現代拼字法……等，每個調號或編號，並無法表示各種音系裡各個聲調的實際調值，語言教師往往要自製一個對照表，隨時拿出來對著看，十分不便。最好能採用直接可以判讀調值的標記系統，比較方便。

舉個實例來說明，「明」這個字在漢語中是「陽平調」，用圈記法是「明」，北京、閩、客都一樣；如改為編號標記，加上萬國音標，則北京音系為[mɪŋ²]，閩南



音系為[mɪŋ⁵]，客家音系為[mɪŋ⁵]，都看不出實際的調值，沒辦法直接念出來。現在改為北京音系用[mɪŋ¹]，閩南音系用[mɪŋ¹]，客家海陸豐音系用[mɪn¹]，四縣音系用[mɪn¹]，一看就知道北京的調值是[35]，閩南的調值是[24]，海陸的調值是[44]，四縣的調值是[11]如此一來，馬上隨口可以念出實際的聲調。

我建議老師們採用後者較為方便，不然是要繪製一個簡易對照表，才能得心應手。

聲調的另一個難處在於「變調」，老師們如果能先將它們的變化規則類化出來，對於教學很有助益。

二、語彙

其次我們來討論「語彙」的問題。由於文化越來越複雜，所以要利用單字詞相互組合以增加字詞義。「語彙」和「文化」關係密切，如果某一族群對某些「事」「物」

需要更詳細或更精密的描述，相關的語彙就特別豐富。例如中國傳統社會宗族制度、組織嚴密、稱謂嚴格而複雜，英語就簡單了，上輩男人叫uncle，女人叫aunt，下輩男孩叫nephew，女孩叫niece，簡潔了當。

兩種文化交流後，會互相提供經驗與語彙，北京音系就有許多北方、西方語族的發音及語彙的痕跡。「古無輕唇音」，「古無舌上音」，現在的「唇齒音」和「翹舌音」必定是移入的。又如「馬上」、「哈巴兒」、「東西」、「公鴨」、「洋火」、「揹客」等，在古漢語似乎難以看到。

就閩南語而言，除了原鄉古漢語外，南遷時受了下江語，畬語的影響，度台後，又受到平埔族南島語、日本語的影響，所以語彙特別豐富。

三、語法

「語法」又被叫做「語序」。它將單字、語彙按照一定的習慣或規則串連起來表達完整的思想或情意。爲了方便，我舉一個日本語和漢語比較的例子，請看：

漢語：請寫出名字。

日語：名前を書いて下さい（名前：姓名也，書：寫也，下さい：請也）。

又請看：

漢語：這是什麼？

英語：What is this? (what:什麼，is:是，this:這)

如果把兩種語言單字或語彙找出來，

依據自己熟悉的語法排出來就可以互通的話，那該多好。問題就在還有「語法」這一關。

語言教師就是要理出一些容易明白的原則，讓學生很輕易地，明確去學好。

最有效的方法是把所要學習的「目標語言」，和自己的母語或已習得第二或第三語言做一比較。相同的部分可以直接移植，不同的部分挑出來「重新建立」或加強學習。

四、母語學習應釐清的原則

以下我將根據語言的要素，試圖將「漢語」和「英語」作比較，也將「閩南語」和「北京語」作比較，也許可以釐清一些學習的原則來。

(1)漢語字音是「獨立音節」的，它一字一音節。聽者習慣以音節來分辨說話者講了幾個字，從那些字去譯成完整的意思。而且字與字間的連音變化少。所以以漢語爲「母語」的人初學英語很苦惱，因爲英語每個字音節多寡不一，而且連音極多，聽者往往習慣地要去分辨到底聽了哪幾個字，然而老是弄不清楚，難把聲音還原成單字，對方表達的意思就無法一下子抓出來。像初學者一定把「Thank you」分開念，不習慣把前字字尾和後字一起拼讀。這種受母語影響的現象在英語電台的「氣象報告」中表露無遺，其實其中所用的單字簡易常見，但我們聽完後卻不知道未來天氣如



何？

(2)漢語是「有調語言」。世界上一般語言大多數不用聲調來分辨詞義。但漢語卻是以聲調來辨義。「北京音系」有四個聲調，就如：一個音「ma」就有「媽、麻、馬、罵」或更多的意思。在無調語言中，一個字音一個意思，不受聲調改變來影響字義。反映在學習上，以漢語為母語的說話者總是要將外語的字調固定下來，句調的變化顯得十分僵化。反之，無調語言的說話者，要學漢語，調值老是弄不對，抓不準。

(3)漢語「同音字」多，拼音文字同音字很少。這和造字、構詞的方式有關。我們學習外語沒有影響，但外人學習漢語會搞不清到底是哪一個字，產生一些困擾。

(4)漢語忽視相連結構。不講究詞性變化與前後文的相對關係。對數、格、性別、詞性的文法概念缺如，因此容易造成語意不清、模稜兩可的情況。對於「小龍隊打敗小牛隊」和「小龍隊打勝小牛隊」竟然語意可以相同的現象，覺得荒謬。如有詞性與格的規範，上述的情況可能就不會發生了，這種結構上的差異，使我們感到英語變化太多，而外人對漢語卻覺得語意太模糊不清。

(5)漢語習慣用母音收尾。除了「ㄋㄣˊㄤ」收舌尖鼻音和舌後鼻音外，北京音系都以母音收尾。這種情形倒和日語、西班牙語或義大利語有些相似。以這些語言

為母語的人要說出以子音結尾的字就有困難。通常他們會自動加上母音。像英語的「lip」會說為[lipə]，「next」會說成[nɛkəsətə]。

(6)北京語欠缺[b]，[g][θ][ð][ʃ][tʃ][dʒ][æ]等音位，而且[e][ey]，[u][uw][i][iy]不分。[n][m][l]三音在字首與字尾發音不一樣。其他還有一些小差異較不嚴重，但這些音位「phoneme」如果不去建立起來，英語必定學不好。

其次，我們再以「閩南語」為例，和「北京音系」做個比較。

表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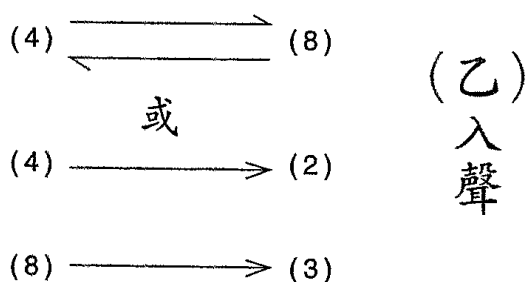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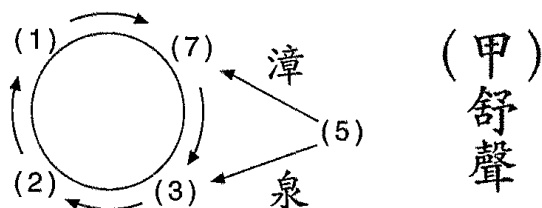
調序	1	2	3	4
調名	陰平	陰上	陰去	陰入
調值	55	51	21	2.
調號	┐	┘	└	┑
例字	君衫	滾短	棍褲	骨闊

調序	5	6	7	8
調名	陽平	陽上	陽去	陽入
調值	24	51	33	4.
調號	┌	┘	└	┑
例字	裙人	滾矮	郡鼻	滑直

- (1) 閩南語聲調有七至八個，而且變調複雜。（理論上平、上、去、入，各分陰陽共有八調，但除潮汕、海口地區外，現行語言大致「上聲」不分陰陽，所以只剩七個調，通常將上聲都標作第二調）。北京音系的人要分辨「參賽者」和「糝屎食」是很難的事。原因是沒有辦法把聲調分得那麼細，調值也抓不準，變調也不靈光。

閩南的七個調值和例字如表一：

閩南語變調複雜舉世聞名。只要在字後再加一字成為複字詞，前面的字即行變調（加詞尾助詞不變），它的變化規則如下：（數字表示調序，箭頭表示變調方向）



- (2) 閩南語有「入聲」。它的調序排在第四調（陰入）和第八調（陽入）。主要的問題在於它收子音而又不釋放。例如「立」念為[lip-]，它更接近英語，只是

沒有將尾音的氣放掉而已。它卻和北京音系相去甚遠，所以北京人要學說閩南語一定要先克服入聲的發音法。

- (3) 閩南語的[b][g]兩個帶聲塞爆子音為北京語所欠缺，又母音的「蚶」「烏」也是北京語所不能分辨的。反之唇齒音的「ㄘ」，翹舌的「ㄣ」和捲舌的「ㄌ」為閩南語所欠缺，「ㄌ」「ㄣ」和「ㄌ」「ㄣ」也是閩南語所欠缺，這些音位對以閩南語為母語的人來說，一定要費心先去建立起來。

- (4) 閩南語有「鼻化音」（又叫「半鼻音」，因為這些音一半從口腔一半從鼻腔出來），像「位、嬰、鑲、雅、營、病、醒」等字，其它音系的人也要先建立這些音位。

- (5) 閩南語有很古老的語彙，也有很新的語彙。古老的語彙如：「箸」（筷子，見荀子），「冥」（夜晚，見詩經），「蠓」（蚊子，見列子），「汝」（你，見世說新語），「伊」（他，同上），「走」（急趨也，見說文解字），「款款」（悠哉緩慢，見白居易曲江對酒）。

最新的語彙如「氣毛」（來自日語「氣持」），「便當」（來自日語），「烏多標」（autobike，外來語），「土拉區」（truck，外來語），「CD」（電腦配件）……等。

有些語彙和「北京語」構詞方式不同，如「雞公」「牛母」，用後位修飾。又如「慢且」（北京語：且慢），「腳手緊」（手腳快），「鬧熱」（熱鬧），「紹介」（介



紹)，「人客」（客人），「出外」（外出）等。

又有些閩南語特有的語彙例如：「擲節」（節制），「行虐」「凌遲」（虐待），「勇健」（強健）、「牽手」（老婆），「火車頭」（火車站），「火車母」（火車頭），「淡薄也」（一點點），「灶腳」（廚房），「頭家」（老闆），「地動」（地震），「破病」（生病），「烏白講」（亂講），「火金姑」（螢火蟲），「出山」（出殯），「赤腳先仔」（蒙古大夫），「田嬰」（蜻蜓）……等。

「三字疊詞」也是閩南語特有的，如「開開開」、「白白白」、「仁仁仁」、「大大大」等。

語彙的學習跟語音不同，它要靠多聽、多讀、多說、多用。也唯有多使用這些特有的語彙，聽起來才會覺得親切、生活、貼切與流利。

(6)語法上：兩者也有許多不同的地方。老師們可將閩南語的文章用北京語的方式念看看，也可以將北京語的文章，語彙稍改，用閩南語的方式念看看，就可以歸納出一些原則來。

最近常發現有人將「……的話」用在閩南語上面，這對阿公阿嬤來說，他們實在聽不懂，因為這不是閩南語的語法。

又如在閩南語語法裡頭有類似英語完成式所用的「有」字，（否定句用「無」），譬如說：「你有食飯無？」「我有食囉。」這類句子，在北京語裡頭卻沒有這種句型。

語法規則弄不通，有時只顯得生硬，有時卻顯得語意不明，有時更會鬧出笑話來。

柒、結語

以前曾有人誤為推行國語就要禁止方言，當時的執政者大多軍人出身，軍人講究堅壁清野，黑白分明，欠缺多元思考能力。著實讓各種鄉土語言產生衰退現象，甚至部分流失。所幸並未完全滅絕。老師們現在要做的是「復育」的工作。總比從頭學習一種陌生的新語言方便。筆者觀察近幾年的一些鄉土語文競賽，感覺到年年進步，成效相當可觀。

現在世界的語言有兩種狀況，一方面一些弱勢語言急速的消失，另一方面強勢語言卻傳布很快。多語學習變成不可避免的趨勢。這除了有利個人的「生業能力」之外，也促成地球村理想的實現。

多語學習的方法有共同的方法與原則，這些方法和原則就是前面所舉的這些經驗，很願意提出來相互切磋與分享。

